

中国艳史

明代宫闱史

(民国)许啸天 著

(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全史/张立波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9.3
ISBN 7-80551-044-X
. 中... . 张... . 章回小说-作
品集-中国-古代 . K209

中国全史·中国通史演义·明史演义

作 者:(民国)蔡东藩

排版设计:山东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社 址: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

邮政编码:250002

印 刷:莒县新华印刷厂

开 本:880×1230mm 1/32

总 印 张:400 字数:3 0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书 号:ISBN 7-80551-044-X/K·25

定 价:3980.00 元

目 录

第十六回	成双偶还珠入棧 学六韬投笔从戎.....1
第十七回	采石矶前擒敌将 兰陵城下败雄酋.....14
第十八回	九江口火烧陈友谅 白龙潭水淹张士德.....27
第十九回	六寸跌圆温香在抱 十分春色碧血溅衣.....40
第二十回	参佛典灵隐逐狂僧 登帝位应天选秀女.....53
第二十一回	凤辇龙旌迎宫眷 血影刀光憾万民66
第二十二回	裙履余芳吴美人擅宠 衾稠遗爱惠 妃子拈酸.....80
第二十三回	宫廷祸兴胭脂劫 宰府奇谋肱股诛93
第二十四回	截指割舌云奇殉节 伤心惨目太子亡身 ... 106
第二十五回	夜走铁骑栈道渡蓝玉 魂化杜鹃香冢 泣残红.....119
第二十六回	传白绫元妃赐缢 吞丹石潭王自焚132
第二十七回	忆前尘高僧谈禅理 伤往事允炆了宿缘 ... 144
第二十八回	叛北平燕王举白帜 入空门建文遁红尘 ... 157
第二十九回	使出岛国奇珍异宝 频创邪教牛鬼蛇神 ... 170
第三十回	万缕青丝报知己 两行红泪雪沉冤.....182

第十六回 成双偶还珠入棧 学六韬投笔从戎

却说那天崩地塌的一声，把朱元璋和常遇春、徐达等都吓了一跳。正待使左右出去探问，早见警卒飞跑进帅府来，屈着半膝禀道：“城外的神龙殿崩倒，地上陷了一个大穴，涌出一块有字的石碑来，不知是什么怪异？”元璋见报，不觉叹了口气道：“君主无道，灾异迭呈，群盗如鲫，四海分裂，却要闹到什么时候才休。”说着命小卒随了那探事的去将石碑取来，不一刻已舁到了帅府中，元璋和徐达等下阶来看，只见那碑约五尺多长，石色斑驳，好似藏在地中多年了，碑的上面，镌着几行字道：“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古流芳。元重改，阴阳旁，成一统，东南行。”元璋读了一遍，也解不出它的意义。

徐达说道：“这都是江湖术士弄的玄虚罢了，不必去睬它。”元璋点点头，叫把石碑抛去了，一面仍和徐达等筹划进取。忽报郭子兴在濠州病亡，徐达大笑道：“这是主公的机会来了。”

我们趁着子兴新死，赶紧奔赴濠州，去给郭子兴开丧，并收了他部下的人马，名正言顺谁敢不依？”元璋听了也不觉高兴起来道：“时不可失，今夜就须起程，只是辛苦列位了。”于是派定吴良、花云、汤

和、耿再成、郭英、谢润等八人，暂时守着濠州，元璋自己同了徐达、常遇春、沐英、吴祯、胡大海等一班人星夜赶到濠州来。

这时郭子兴的儿子郭荣是个没用的东西，子兴一死，部下诸将没人统率，不由地乱乱纷纷起来。虽有赵大出来维持，因他威力不足，将士不肯信服。正在没法当儿，朱元璋和徐达等赶到。赵大本来害怕元璋，不敢不出城迎接。元璋到了濠州，一面替子兴治丧，一面料理着政事，双管齐下，果然如徐达所说，诸将没人敢有烦言。等待丧事就绪，诸将见元璋样样如仪，心上已暗暗佩服。加以城中无主，众人反都来劝进。元璋却故意说道：“郭公在日，待我不薄，现在郭公西归，濠州的大权，自应归他嗣子主持。但是郭公子年轻，恐无力负担。我承诸公的推爱，只是暂时代为统率部众，将来仍归郭公子率领就是了。”

诸将听了，无不感激流涕，颂赞元璋长厚。

其时从前逃走的孙德崖和彭均用，两人已得着了郭子兴的死耗，便商议着袭取濠州。均用知道赵大是不中用的，劝德崖火速进兵。德崖原也垂涎濠州，因无机可乘，只好睁着眼让人。

如今有了这机会，怎肯轻轻放过。当下领了部下的兵士，飞奔地赶到濠州来，到了城下，见城上旌旗

蔽日，军容齐整，不觉吃了一惊。忙使人去打听，才知道朱元璋已在城中，统领子兴的旧部，做了濠州的统帅了。德崖见报，气得眼睛里出火，暴跳如雷道：“朱元璋是何人，敢这样地放肆，俺决不容他安稳。”

说罢就要令军士们攻城。彭均用忙劝阻道：“主将且不要性急，你要攻城，大家翻了脸，这事便不容易干了。”德崖说道：“依你却怎样说呢？”彭均用答道：“照我的意思，我们这里设起一席酒筵，去请朱元璋出城，只说庆贺他就职。等朱元璋若来，随手在席上刺杀了他，岂不绝了后患？”德崖大喜道：“这事就托你去办吧！”彭均用答应了，退出去自去布置。

这里德崖便备了一分贺礼，着人送进城去，并请朱元璋出城赴宴。元璋收了礼物，对来人说道：“承你主将的美意，我随后就来。”来人去了，徐达在旁说道：“德崖此来，必不怀好意，主公为何轻易允许了他？”元璋微笑道：“我未尝不知他有诈，还不是从前诱郭子兴的故智么？但我岂怕这么么小丑，今天去赴宴，只防备着就是了。”吴祯在阶下挺身应道：“俺愿保护主公前去。”胡大海也要去。元璋笑道：“你二人跟我同去，却不许多说话，只临机应变，看他们的动作行事。”

吴祯和大海应着，各自去预备起来。元璋又叮嘱

徐达和常遇春带领健卒千人随后接应。命沐英、郭英固守濠州。

分派已定，便同了吴祯、胡大海并十几个卫士，飞奔望孙德崖营中来，德崖接着，忙来迎了进去，吩咐帐中摆起筵宴，便邀元璋入席。酒到三巡，德崖正要开口，一眼瞧见元璋的背后，立着两个大汉，一黑一白，怒目按剑，威风凛凛，德崖吃了一惊。故意问道：“将军背后侍立着的是谁？”元璋答道：“这是郭公部下的吴祯和胡大海。”德崖见说，叫赏吴祯、胡大海酒内，两人也不客气，就在帐下你一杯我一杯地豪饮起来。

德崖和元璋在席上，只闲谈些元朝的政事，却毫不提及濠州两字。酒阑席散，元璋起身告辞，吴祯、大海紧紧相随，德崖直送元璋到了营外，元璋作别上马。

德崖回到帐里，彭均用从帐后出来问道：“主将既把元璋请来，为什么终不下手？”德崖道：“你不看见元璋背后立着两个勇将吗？咱若一动手，自己的性命也就难保了。”均用顿足道：“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他到我这里来，任他怎样厉害，也是双拳不敌四手。现在轻轻把他放走，愈显得我们营中无人了。”这一句话，激得德崖耳根子也红了，忙道：“如今可

有什么计较，去把他追转来？”均用说道：“他已经脱身，还肯回来吗？”为今之计，主将快领了人马，趁他去得不远，便上去邀他商议大事。如他不答应，便将他围困起来，咱就暗暗地去袭了城，濠州一得手，两下夹攻，使他背腹受敌，还愁朱元璋不成擒吗？”德崖连连拍手道：“妙计妙计！咱便领兵去追，你快带本部人马，从小路去袭濠城吧！”于是德崖点起八百军马，尽力来追元璋，看看追上，德崖大叫道：“朱将军慢行，咱有军情和你酌议，请你稍留再去不迟。”元璋见德崖飞马赶来，后面尘头大起，知道他心怀叵测，就在马上拱手笑道：“孙将军！我们已看透你的鬼计了，只是你不早下手，此刻我已离虎口，岂能再上你的当，你还是弃了这个念头，我们隔日再相见吧！”说毕把马加上两鞭，和吴祯、胡大海等一行人飞般地走了。德崖哪里舍得，也督促兵马奋勇地追着。遥见元璋十几骑人马，走进树林中去，转眼看不见了。

德崖赶到树林外面四面一望，却是绿树荫浓，芦草深密，不觉惊疑道：“这里防有伏兵，且不可进去。”话犹未了，一声梆子响，喊声大震，一彪人马杀出，为首一员大将，面如重枣，豹头环眼，挺枪大喝道：“孙德崖逆贼，认得常将军么？”德崖大怒，挥着大刀来战常遇春，两马相交，刀枪并举，战不上十合，

德崖气力不加，拨马便走，才奔得十几步，那里喊声又起，一将也脸若重枣，蚕眉凤目，横戈拦住去路，大喝：“徐达在此！”孙德崖心慌，不敢恋战，奋力夺路而逃，不提防半腰里一将冲出，面如锅底，乌盔玄甲乌驹马，手执大斧，高声大叫道：“胡大海来了！”这一声好似半空中一个霹雳，军马纷纷倒退，孙德崖措手不及，被大海手起斧落，把德崖劈做两半，兵士见主将被杀，发声喊各自逃命。大海却挥动大斧，见人便砍，将德崖的兵马，好像切菜一般。徐达忙上去阻住，一面下令道：“兵丁们听着，降者免死！”这一令出，那些兵士，齐声说愿降。徐达便招呼遇春、大海集在一起，鸣金收军，计点人马，一千个不缺一人。又把孙德崖的降兵另编了一队。这时元璋已领着十余骑先回濠州。

徐达、遇春等领了人马，慢慢地回来。离城约半里许，忽听得喊杀的声音，徐达诧异道：“谁在那里厮杀”大海忙道：“待俺去看来。”说着一骑马直奔前去，徐达也催动人马速进。

那时彭均用领了军马，偷偷地来袭濠州，被沐英和郭英从城中杀出，恰巧元璋也赶到，大家乱杀一阵，均用正在拦挡不住，猛听得一将声如巨雷，把大斧舞得和蛟龙似的，杀入阵来。彭均用见不是势头，便回

马败走，劈头又撞着徐达、常遇春，双枪齐至。均用勉强来抵敌，背后胡大海追到，只一斧将彭均用连人带马砍死在那。那些军马死的死，降的降，余下的几个纷纷逃命去了。元璋便收了军队，和徐达、遇春、大海、沐英、郭英等会聚起来，把孙德崖的降卒，令郭英统领了，暂时屯在城外，自己和遇春、徐达等进城。一行人回到帅府，赵大听说元璋得胜回来，便同了一个本城的名士，顺道来给元璋贺喜。

那士人见了元璋行礼毕，自说姓李名善长，是濠州怀远人。又说：在二年前，怀县来了个逃难的女子，问她姓氏说姓朱，因家被官事，一门逃散无处容身，误行到此。善长的母亲就把她收作义女。后来那女子渐渐吐露出来，才知她是朱元璋的夫人。

现闻得元帅领兵到此，故特来报知。

元璋听了李善长的话，不觉皱眉道：“我出入戎马之中，并未娶过妻子，怎么有了夫人来呢？”徐达在旁笑道：“或者从前有人曾许亲给主公，一时忘怀了。”元璋说道：“我除了郭公相赠的樱桃外，实在没有第二个人。”善长说道：“那女子所说，元帅的姓氏面貌却一点也不差的。”元璋见说，沉吟了一会，忽然记起了马秀英来。便恍然说道：“不要就是她吧？”当下把在郭光卿家里和马氏怎样的相爱，在后

怎样的离散，大略和徐达等讲了一遍。胡大海在那里拍手笑道：“怪不得主公在梵村要强着俺娶妻子，原来主公自己早定了一个夫人了。”

徐达和元璋想起了大海结婚时的情形来，忍不住也笑了。

当下元璋、善长去接了那个女子，进府来一瞧，果然是马秀英。两人相见之下，自觉得悲喜交集。元璋一面命开起庆功宴和诸将们同乐，又和徐达等商议，准备与马氏结婚。到了这一天上，濠州的元帅府里，挂灯结彩，大小将领们都来贺喜，就是滁州的耿再成、谢润、花云、吴良、汤和等也差人送礼到濠州来。这里常遇春、徐达、郭英、胡大海以及沐英、赵大诸人，大家喝着喜酒儿，足足地闹了三四天，才得慢慢地安静。

其时可巧方子春和他儿子方刚亲自来给元璋道喜。元璋留他父子饮筵，就席上谈起胡大海的事来，元璋叫他把方柳娘送入帅府，和自己同居，使大海夫妻团圆。又令方刚随从左右，练习军事。子春很高兴，便拜谢了自去。从此马氏和樱桃同事元璋，两人极其和睦，这且不提。

再讲那朱元璋自和马氏结婚后，去滁州调了花云、汤和到濠州，拜徐达为行军都指挥，常遇春为先

锋，胡大海、花云为左右监军，命李善长为参谋，汤和为濠州总管，郭英、沐英为卫军统带，方刚为护卫官，耿再成、吴良为滁州正副总管，谢润为指挥，暂留守滁州。元璋分派已定，只有赵大不曾有职使。

因他是郭子兴的故人，辈分在元璋之先，怎样肯受人支派，所以心怀忿恨，在那里伺机谋变。元璋见他没甚权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元璋一切安排停当，吩咐汤和小心镇守濠州，自己带了徐达、常遇春、胡大海、花云、李善长、郭英、沐英、方刚等一班战将进兵攻取定远。定远守将王聚出兵拒敌，力尽战死。元璋得了定远，又收服了马家堡寨主缪大亨。大亨的部下也有两万多人马，各处的小寨，听得大亨已投诚了，便都率着部下纷纷来归。这样的一来，元璋的威声大震，武将如邓愈、华云龙、郭兴、常遇春、吕怀玉、耿炳文等齐来归附。

这六员勇将中，除了耿炳文是耿再成的族兄，郭兴是郭英的兄弟外，邓愈、华云龙、常遇春、吕怀玉等四人，系闻名来归，都具有万夫之勇。邓愈更兼文武全材，他是和州人，将来也是明朝开国的功臣，又有文士如龙泉人章溢、丽水人叶琛、浦江人宋濂、处州人刘基，这几位号为浙东四大儒，又称作四贤。那时章溢、叶琛等见群雄四起，天下大乱，便攘臂奋然

道：“大丈夫要辅助明主建功立业，目下是其时了。”于是两个人游历各处，要想择主而事，而在路上却碰着了宋濂和刘基，也抱着投笔从戎的志愿。四个人聚在一起，说说谈谈，互慕着文名，当然十分投机。大家议论了一番，觉得徐寿辉、方国珍、张士诚等一班人都不是成大事的，闻得濠州朱元璋自起义以来，仁慈爱民，礼贤下士，知道是个真主，就星夜来投奔元璋。

但四人之中，刘基更是出类拔萃。宋濂、章溢、叶琛等三人也个个是满腹经纶，才堪济世，学足安邦。

单讲那个刘基，字伯温，祖居在处州的琅玕乡。他在十七岁上已中了进士，可算得无书不读，博古通今。浙东的四贤，要推刘基文名最盛。他新中进士的时候，年未弱冠，不免睥睨一切，骄气凌人。和他结交的一般宿儒，都佩服着他的学问，所谓后生可畏，自然让他三分，那刘基便觉得不可一世了。

一天是三月三的上巳日，刘基也效着那古人，往郊外去踏青，顺便去游览灵岩。那灵岩的地方，离琅玕约有二十多里，那里山青水秀，碧树成荫。又值春气融融、百卉争妍的当儿，但见遍地山花照眼，绿波涟漪，云影婆娑，花香馥郁，流泉玲琮。行人到了这里，真要疑是身入了画中哩。刘基也爱灵岩的风景清

幽，一时贪玩山色，徘徊了一会，已是倦鸟归林红日西沉了。灵岩本是处州著名的胜地，春秋佳日，士大夫提酒登临、凭吊古迹的很是不少。刘基见游人纷纷散去，才觉得时候已晚，只得舍了佳景，慢慢地走回去。可是走不上十里，天便昏黑下来，幸得微月在东，略略辨得出路途。刘基因归意匆匆，却错走了一程，举头四望，见一片的荒地，青冢累累，鬼火磷磷，不由得心慌起来。正在遑急时，远远瞧见人家的住屋，那灯光从门隙里射了出来。刘基这时好似得着了救星，三脚两步地向那所房屋走去。到了面前，就月光下看去，却是竹篱茅舍，双掩柴扉。听得里面磨声鹿鹿，灯光便自柴扉中吐出。

刘基待上前叩门，忽听屋内有人问道：“外面来的可是刘伯温吗？”伯温见问，不觉吃了一惊，忙回答道：“在下正是刘伯温，不识高士怎样知道的？”说犹未了，柴扉呀地开了，走出一个老儿来，笑着说道：“我在十年前已经算定了，相候已多时了。”说罢，仰天大笑，弄得个聪明绝世的刘伯温，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那老儿便迎伯温进了草堂，早有小童献上茶来。老儿让伯温坐下，伯温一面接花，便躬身道：“敢问仙丈高姓雅号，何以晓得贱名？”那老儿笑道：“山野村夫，与草木同腐，本不必有姓

名，不比相公，少年名书金榜，谁还不知我们处州有位刘伯温呢？”老儿说时，形色十分谦慕，打动了伯温好胜之心，脸上便露出骄矜的颜色来，口里谦逊道：“承仙丈的谬奖了。”老儿笑道：“今天贤者下临敝庐，也可算得蓬荜生辉。”伯温道：“这是仙丈的推崇，但小可此刻因贪游灵岩，回去天晚，误了路程，日暮途穷，要求仙丈这里打扰一宵，未知仙丈可能见容？”那老儿大笑道：“我刚说相候多时了，正希望相公的大驾见顾呢。”伯温见老儿说话迷离惝恍，方待要问个明白，不曾启口，那老儿却继续说道：“刘相公才广学博，方才从灵岩回来，那灵岩的古迹里面，有一座蝴蝶冢，不晓得它建自什么年分？是怎么一回事？老汉怀疑已十多年了，万祈指教。”伯温听了，一时回答不出，嗫嚅了半晌，勉强说道：“那蝴蝶冢小可也尝听人说过，有的谓是庄子的化身，其实这一类古迹遗事，谁也不能证实它，无非是前朝好事文人弄的玄虚罢了。”那老儿见说，不禁正色道：“这是什么话，只怕未必如尊意所说呢！”伯温那时知道老儿有心难他，便寻思道：“等我反难他，看他怎样。”想着忙拱手道：“依仙丈所论，谅来定有根据，敢请见示。”那老儿仰着脖子，微绌道：“讲起那蝴蝶冢来，老汉倒略知一二。什么庄子化身，都是一种推测

之辞，况那冢的年代，也不至于这般久远。考这蝴蝶冢由来，是唐天宝年间，宫廷之乱，廷臣梁诗祜株连被诛。诗祜的爱姬蝶奴，也服毒身殉，她死后遗书，自述是本城人，指名要葬在灵岩下。诗祜的家属敬她贞烈，真个运柩回来，替她瘞在岩下，成了她的志愿。那冢的面前，镌着一块碑道：烈姬蝶儿之墓。后人因碑淹没，误传为蝴蝶冢。老汉记得那蝶儿冢墓碑的后背，还镌着一首歌词，很觉哀艳。老汉听人谈着，也就把它记在心上。想当日定也传诵一时呢。”说罢，便念那首歌辞道：

禁阙变万炽，强弱自残折。意气许与分君臣，忠心欲奋秋阳烈。摧躯抉股同死君，轰轰义烈薄天云。后人重死不重节，暮楚朝秦何纷纷。蝶儿感恩乃至尔，吁嗟，万云不如斯灵岩，山高江水寒，孤冢茫茫历万劫！魂兮不灭，翩翩落花飞蝴蝶。

草青膏，山冷冷，犹见山头流水碧。

那老儿念罢，瞧着伯温大笑道：“这不算是最近的事迹，相公却不曾弄得清楚，休说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了。”说着又一阵地狂笑。伯温自觉惭愧，那脸上不禁红了起来，当下便起身向那老儿谢过。

那老儿捋着银髯微笑道：“孺子可教，老汉和你说明了吧！”于是，那老儿自己说是叫作胡光星。还

对伯温说：“十九年前，曾替人点过龙穴，现今国家将大乱，真主已出。要想选择一两个人材，传授自己的衣钵。所以我待此十年，终遇不着有根器的人。”那胡光星一头说，去里面取出一册书来，递给伯温道：“老汉行将就木，留着也没有用。今天和你相逢，也是前世有缘，你拿去勤习，不难做辅弼良臣。”伯温听说，接书随手翻了一遍，见书中六韬三略，行军布阵，定乱治国的道理，无不齐备。伯温大喜，忙收了书向胡光星拜谢，并称他做了老师。伯温又问真主在什么地方。胡光星答道：“今日已晚，明天自然告诉你。”伯温称谢，这一夜就在草堂中宿歇。伯温因心上有事，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远远的村鸡初唱，伯温正朦胧睡去，忽听胡光星大呼道：“皇帝来了！”伯温大惊。要知皇帝来也不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采石矶前擒敌将 兰陵城下败雄酋

却说刘伯温听得胡光星说皇帝来了，便从睡梦中惊醒，慌忙披衣起身，手忙脚乱地走了出来。只见草堂外面静悄悄的，并没有什么皇帝。不觉很诧异地问道：“皇帝在哪里？”光星指着门隙里的阳光说道：“那不是皇帝吗？”伯温见说，只当他是闹玩笑，便点了点头。胡光星也不再说，只催着伯温快走。